

跨文明对话书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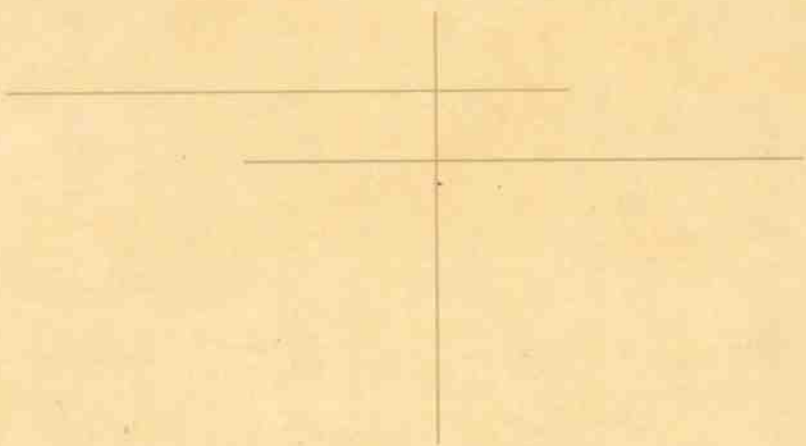
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

——
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

李自芬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责任编辑：施维
封面设计：杨艳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ISBN978-7-80752-308-6



9 787807 523086 >

定价：30.00元

跨文明对话书系
KUAWENMING DUIHUA SHUXI

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

李自芬 著

③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李自芬著. —成都:巴蜀书社,2009.3
(跨文明对话书系)

ISBN 978-7-80752-308-6

I. 现… II. 李… III. 小说—文学研究—中国—现代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27829号

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

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

李自芬 著

责任编辑 施 维

封面设计 杨 艳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028)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028)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四川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3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9.625

字 数 250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308-6

定 价 30.00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

“跨文明对话书系”目录

- 跨文明对话——视界融合与文化互动 曹顺庆 徐行言
- * 外国诗歌在中国 柏桦
- 鲁迅与表现主义——鲁迅艺术思想与创作风格 徐行言
- 西风东渐中的革命文化大潮（1921~1929） 苏志安
- * 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 李自芬
- * 当代小说中的乡村叙事——关于农民、革命与
现代性之关系的文学表达 黄曙光
- 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 高力
- 中西合俎集：比较诗学与译介学论稿 傅勇林
- * 反讽及其理性——阿里斯托芬诗学研究 陈国强
- 阿兰·罗伯——格里耶小说叙事话语研究 王长才
- 美国女性小说与文化 阮航
- 文献·考据·比较——汉语言文化研究丛稿 汪启明
- 多学科视野中的修辞学研究 赵静
- 跨越东西的符码世界——当代广告原型研究 刘林沙
- 韩国汉字音系与厦门方言音系比较研究 朴正俸
- 中古汉语词汇研究纲要 周俊勳
- 汉唐小说观念论稿 罗宁
- 后期“西昆派”研究 段莉萍
- 四库唐人文集研究 刘玉璠
- 传统与个人才能——南宋鄱阳洪氏家学与文学 沈如泉

《跨文明对话书系》编审委员会

学术顾问：朱立元 曹顺庆

主 编：徐行言

副 主 编：汪启明 傅勇林 段志洪

编审委员会委员（按音序排名）：

柏 桦 段志洪 傅勇林 高 力 李 岗
阮 航 施 维 苏志宏 汪启明 徐伯初
徐行言 谢艺波 易伯伦 赵 静

总 序

东西方文明的差异自古而然，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也由来已久。然而自西方工业革命兴起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以致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不少东西方学人都把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乃至生活方式视为衡量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尺，把社会进步的理想目标定位于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或以西方价值观为基础的普世文明。西风东渐、西学东移，相当一批东方学人和政治家也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做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将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器物、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作为实现现代化改造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东西方文明的交流遂呈现为单向的态势——以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影响和改造其他“落后”或“野蛮”的文化似乎成为人类走向现代化生活的必然趋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降，由于交通、信息交流的日趋便捷，发达国家产业的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不同地域和文明之间的经济依存度和文化联系不断增强，人员、商品、信息乃至生活方

式、思想观念的流动和相互沟通日益增长，逐渐使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各种复杂关系渗透交织的网络，全球化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的大势所趋。然而，今天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将出现一种全球同质的“世界文化”或“地球文化”，相反，随着西方式工业文明内在矛盾的凸显、西方知识界的自省和一大批民族国家的重新崛起，本土化、地方化也成为全球化语境下许多后发区域维护民族文化遗产、保持自身文化特质的策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已不再是简单地演绎强势的西方文明对东方文明及其他弱势文明的征服或同化的模式，相反长期处在边缘的第三世界地区的文化传统也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对现代性的诠释，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寻求走向现代化的多元模式与道路。

尽管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乃至对抗仍难以避免，不同文化在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与冲突依然存在，但和平发展、和谐相处毕竟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因此，对话正在成为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的基本立场和方式。

何谓对话？对话的实质应是不同主体间双向互动的交流。哈贝马斯把对话作为不同社会阶层交往的主要形式，认为通过对话达到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 and 一致正是交往行为的目的。而巴赫金则将对话关系看做无所不在的现象，他认为整个人类的语言、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乃至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之间都浸透着对话关系。毋庸置疑，对话的精神是交流、沟通与互动。这里有相互的凝视、好奇与欣赏，有积极的理解、借鉴与汲取，有主动的自省、调整与改造。总之，它是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学与互渗过程，文化学所总结的关于文化交往过程中的互化与涵化现象都可以说是对话的成果。需要特别指出的

是，文明间对话的基础应是平等、相互尊重，而不是仰望或歧视，更不是恃强凌弱的输出与同化。

那么，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应当怎样进行呢？显然，我们所理解的文明间的对话并非仅仅是政治家之间的会谈，也不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文化交往，甚至不一定都来自实际的接触行为或交互关系研究所产生的主题，而是包括能使文明之间产生碰撞与交流的所有可能形式——它有时借助于面对面的接触，相互汲取对方的优势，滋养自身的肌体；有时却并无直接交往，只是文明画廊中不同文化间差异的自然呈现，各自在对异域风景的注视中产生心有灵犀的感悟、启迪，乃至误读。此时，其中一方只需利用某种可以达成沟通的媒介和语言，将自身的文化特征与个性表达出来便已成为对话的主体。

基于上述理解，我们将这一套丛书定名为“跨文明对话书系”。这里汇集了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艺术与传播学院”、“外国语学院”一批教授和博士多年研究的成果，其中包括对西方文学和文化经典成果的多视角研究，关于中外语言文学的交流与影响的个案分析以及基于现代学术立场、运用现代方法进行的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的个案研究，可谓精彩纷呈。此中既有对过去的中西对话所产生成果的研究总结，也有在当下的语境中对其他文明的审视与读解，还有对中华文明自身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反思，其中自应包含着对新的对话的期许。相信这些学术探索对于读者加深对全球化时代中西文明的交互作用以及东西方文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会有所裨益。

感谢西南交通大学出版基金的支持。让我们将这一系列学术成果作为西南交通大学年轻的人文学科对正在走向多学科协调发

展的母校的献礼，并借以恢复“交通”这一术语最古老也最丰富的意蕴。

徐行言记于斑竹苑

2008年6月

序：身体的飞翔与爬行

赵毅衡

对于 20 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中的身体叙事，李自芬这本书，是第一本系统的讨论，值得好好一读。

中国是个古老的文明，文明是人脱离野蛮的尺度。《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不同点不多，庶民也不太在乎，所以君子要拼命夸大这个部分。一般人都认为这个“几希”的不同是伦理道德，儒家学者可能真是这样理解。我觉得这不同点，是人在这世界上追求意义的自觉努力：努力使人生和经验世界具有意义，创造“人化”的世界。

人与动物相同的地方，是有个各种器官复杂地组合起来的身体。各物种之间这些器官惊人地相似，最近还发现某些能够互换。文明人追求意义，靠的不仅是这些器官，而是一个常被称作“灵魂”的无形无体的神秘物。中国文明有五千年历史，中国人的灵魂历史也就如此久远。

麻烦在于，一百年前，中国人久远的灵魂遇到了危机——现代性入侵的危机，而且这个危机采取了特殊的形式：不是比灵魂

(不管是道德能力还是意义能力)，而是比身体，包括武器这种身体的延伸。现代化问题，对中国一直是个灾难，一场令人羞辱的斗争，中国人被迫参加一场不按中国游戏规则进行的比赛。

李自芬在书中说：“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意味着被放逐被抛弃，无家可归感更甚于获得了自由的欢欣，因此，他们急切地要寻找生命可以依托之地。这一点跟西方现代性生成之初的欣欣向荣之景——人对自我的无限肯定和希望——构成本质上的差异。”这一段总结非常精彩，生命可以依托之地，在现代世界就是自我，自我的肉身。被迫发现肉身的重要，对中国人来说是很不愉快的经验。从李自芬讨论的数量巨大的中国文学作品来看，这种不愉快一直延续了下来：中国人始终不知道如何安放中国身体。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明显特色，就是对身体不愉快的感觉以及最后不得不做的不愉快处置：中国文学自始至终没有逃脱这种身体悲剧感。

灵魂寻找意义，意义就是人生的追求，意义也反过来构成我们的灵魂：灵魂实际上是我们寻找意义的结果。在这个逻辑上循环往复的运动中，中国人制造自己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自我复制的“精神财富”的巨大堆集。人仰天寻找吾生之前的造物，俯首思索吾生之后的归宿，然后转过头来看到此生。但是人的此生存在的意义，与生前身后不同，它有一个非常结结实实无法摆脱的能指，那就是我们的肉身，它时时刻刻在给我们感觉刺激。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的肉身绝对是形而下之物，只有“器”的存在。这个肉身不需要“我思”才能存在，相反，“我思”明显是这个身体向外的延伸，是这个身体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点很容易证明：肉身的病痛与障碍，可以让我

们寻找意义的活动立即停止；肉身的欲望和需要，也严重地影响我们在意义追求中关注的方向。这个明显的事实，要到现代性开始形成，人们才注意到。而中国人被迫接受现代性，也就是被迫接受一系列形而下器具具有的重要性，尤其是身体的重要性。

李自芬引用了一张清末留日学生的“自治要训”，竟然全是吐痰，公共场合大声说话之类如何处理自己身体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大致来自欧美，日本人采纳较早而已。李自芬感叹道：“其间夹杂着多少对自己身体的不安，惶惑，与自卑自怯。”到今天依然如此：中国旅行者到西方，让人侧目的“恶习”依然是这些。中国人到世界上，在处置身体上几乎是动辄得咎。

于是身体成为意义的新的集中点。李自芬列举了中国现代文学对身体的一系列关注方式：传统中国是个病相身体，患病成了从晚清到五四文学指责传统的最富于刺激的隐喻；民族革命必须从改造身体始，但是更容易的做法是找出内部的敌人，找出敌人身体的乱象（例如丑陋）并且消灭之，使民族革命的身体解除他者的负担；但是革命的身体又不得不承载过多的意义，于是另一些不太革命的作家（例如新感觉派和张爱玲），回到处在日常琐事中的身体，回到身体凡俗欲望的细节描写。如何处置身体，成为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无法解决的难题。

很悖论的，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靠文学家的再现，不是把身体作为现代化的象征，而是靠干脆放弃身体作为象征，而是回归身体的形而下方面，回到身体的原始物欲状态。这样的身体不成其为追寻意义的出发点和动力源：身体书写在中国没有一个立足点，身体始终不知道如何在中国文学中安放自己，更清楚地说，身体本身，始终未能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中意义追寻的出

发点。

身体作为现代性的寓所，只是一种感觉，一个比喻，但是过度的关注，也会把形而下变成意义的归结：身体变成自为之物，变成意义追求的终点。中国现代性成为中国人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这个复杂能指的方式。到今天，中国的现代经济所取得的成就，都在满足人的身体的形而下需求上。从国人对房子装修的讲究，对餐馆旅社奢华的追求，对高尔夫等“优雅”运动的崇敬，对脑白金等“长寿保健品”的信任，都证明：身体的舒适与享受，肉身本身的延续，成为现代化在中国人生活中引发的最大变化。每天早晨晚上，全国大中小城市的居民，自动集合在广场上做各种健身操，跳一些简单的健身舞。其场面之大，人数之多，真是一场无人发动的全民“完善身体”运动，构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令人惊叹的景观。

中国现代文学中表现的身体，是把它视为意义追寻的出发点，是让中国人能够勇猛一跃，够及现代性，把握现代性。中国人现在关心身体，因为把身体当作不带有追寻意义的健康器具。当代中国文学艺术中对身体的犬儒主义或是放纵的虚无主义，并不说明中国文学克服了20世纪上半期对身体无所安置的困局，相反，是取消了这个问题：当身体真正回复为形而下之物，失去了象征维度，灵魂将爬行在地，意义追寻就被放弃。

在这个时候，读李自芬关于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对身体左右为难的痛苦，我们是应当为自己欣慰呢？还是为自己的麻木感到失落呢？即使对待身体的过于实际态度只是“庶民”的思想与行为方式，现在的思想者还有自己独立的声音吗？即使偶尔有，他们还在幻想中，或是在艺术中，追寻身体的意义吗？

导 言	(1)
第一章 中国现代小说身体叙事的历史语境	(17)
第一节 现代性与中国现代身体话语的建构	(17)
第二节 小说叙事与身体体验：中国现代性体验的特殊视角	(46)
第二章 解构老中国的病相身体	(86)
第一节 “他者”目光与自我认同	(86)
第二节 病相身体：老中国的恒常人生	(114)
第三章 拯救与解放的神话：身体的民族国家化重构	(144)
第一节 个人解放叙事：国民性身体改造的艰难	(144)
第二节 国家解放叙事：革命小说对阶级身体的型塑	(179)
第四章 压抑和反抗的悖论：欲望化身体书写	(210)
第一节 日常生活与个人身体：另一种现代性理解	(210)

第二节 个人身体叙事：日常男女的欲望表达·····	(237)
结 语·····	(272)
参考文献·····	(277)
后记一·····	(290)
后记二·····	(293)

导 言

对“文学身体”的关注源于我所做的硕士论文《中国当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关系透析》。在对当代诗歌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关系进行分析时，身体在当代诗歌文本中的存在状态（从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逐渐消失，到80年代的重现，直至90年代的泛滥），引起我的注意和思考，由于时间及论文结构的关系，我只浅尝辄止，没有进行深入研究。硕士论文完成后，这种思考却怎么也挥之不去。它击中了我思想中的困惑，切合了我自己对人生的体验和反省。

我成长的年代是个禁欲时代：精神渴求被极度放大和高扬，而身体则处于被厌恶并被遗忘的状态。关于身体的言语皆被打上“卑下、羞耻”的印记。我们羞于谈论自己的身体以及自己的身体体验，更不用说自在地表达自己的身体渴望与感受。80年代末期以来，这些已构成我们生活中“习性”的价值观在坚硬的现实撞击下破碎飘零。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时期，扑面而来的商业文化很快击碎了高扬在我们身体之上的精神乌托邦，让我们看到在